

珠水龍蛇傳

刘逸生



廣州文化出版社

• 长篇章回小说 •

珠 水 龙 蛇 传

刘逸生 著

廣州文化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广州，是一个五方杂处，各种力量盘缠纠结、明争暗斗、风云变幻、泾渭莫明的政治中心。老作家刘逸生着笔于这个时代，用独特凝练的笔致，写出了洪又君、伍才、梁老德、翟春芳等人在这个政治漩涡中心，富有传奇色彩的遭遇和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并于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风俗画面中，通过人物命运向读者展示了两个营垒各种力量的大搏斗。

这是一部有特点、有味道，并给人以启示的章回体长篇小说，集文学性、思想性与民俗特点于一身，高潮此伏彼起，故事环环相扣，画面南国色彩浓郁，六十年代在羊城晚报连载时，曾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这次本社重新整理出版，实有取陈酿以飨读者之意。

珠水龙蛇传

刘逸生著

出版
广州文化出版社
发行

广州市环市中路209号4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1插页 22万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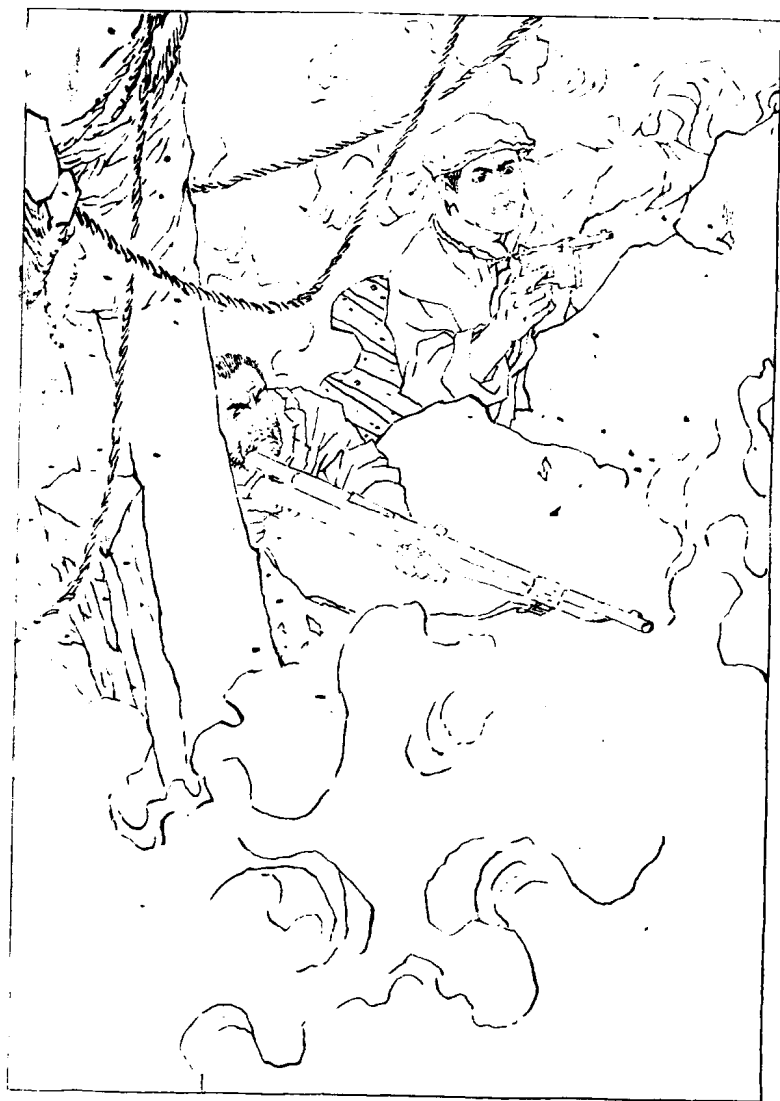
ISBN 7—5431—0046—0

I·11 定价：3.50元









目 录

第一回：变起红船 穷途伤骨肉
 祸生黑夜 痛泪洒沧波

第二回：烈焰腾天 瘟神临闹市
 高檐援手 穷汉出奇兵

第三回：报棍纷纷 奇功拯黑籍
 官场惨惨 直道得沉冤

第四回：巧使连环 蔗林惩恶霸
 虚夸聚义 江畔走烟军

第五回：一局棋谈 码头逢俊士
 三翻指势 茶座戏镖师

第六回：春夜挑灯 楼头谈大道
 花厅聚客 买办作元戎

第七回：傀儡登场 豪家装丑态
 酒楼征逐 色鬼自迷魂

第八回：纵酒贪欢 鼠群同齷齪
横刀割面 冰节见坚刚

第九回：赤帜高飘 工人祝盛节
匠心巧运 狮子上高竿

第十回：买办弄兵 风涛惊粤海
老千惯技 明暗耍权谋

第十一回：炮垒森森 西关变租界
工人赳赳 粤海组红兵

第十二回：毒弹纷飞 商军积血债
尖刀穿插 好汉奋雄威

第十三回：又是奇闻 战船逢狭路
别翻新样 茶室换新装

第十四回：就地变身 官军原是贼
闭门拒姊 亲弟竟无良

第十五回：弹雨纵横 沪滨惊溅血
夜灯明灭 岛上遇洋兵

第十六回：暗散传单 教头小把戏
怒鸣汽笛 香港大罢工

第十七回：小阁低帘 深更来异客
权奸辣手 白日害忠良

第十八回：白浪惊舟 奋身追猾贼
红旗镇海 怒臂扼严关

第十九回：面斥奸谋 营前申大义
暗排巧阵 月下斗私枭

第二十回：酒阵谈兵 筵前抒感慨
街前赠果 战士动柔情

第二十一回：取义舍生 挥篙战悍贼
怀人忧国 洒泪哭英雄

第二十二回：晴雨霎时 政涛多变幻
是非谁定 舌剑费争持

尾声

第一回：变起红船 穷途伤骨肉 祸生黑夜 痛泪洒沧波

滚滚珠江流水，历来几度春秋？斜阳门巷板桥头，万种悲欢都有。

魑魅如烟往矣，龙蛇战迹还留。从头检点旧恩仇，鼓板登场初奏。

——调寄《西江月》

这一回书，说的是民国初年，广州戏班发生的一件奇事。

话说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于广西，迅即攻占了满清王朝的东南半壁江山，吓得广东那些守土大吏，屁滚尿流；跟着有红巾军陈开、李文茂又在珠江起兵，东攻西打，声威煊赫。那李文茂手下，多是广东戏班人马，其中能人奇士，藏龙卧虎，打起仗来，好不厉害，杀得各地官兵，望风而逃。这样一来，广东一班文武官儿，便迁怒于戏班人物，认为他们全是下九流中的不稳分子，发下一纸严令，把广东戏班全部解散，不许组班，不准上演。可怜红船人马，蒙此奇祸，东逃西散，从此停锣息鼓了许多年头。

不过正如古语说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起义军失败以后，那些地方官员为了歌舞升平，而老百姓也要演戏酬神，过了不久，广东戏班又逐步恢复而且活跃起来。及至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室推翻，广东戏剧更是乘此机会，蓬蓬勃勃发展。那时粤省各处乡村，或称酬神，或有喜庆，少

不免请来一个戏班，敲锣打鼓，上演戏文。向是水网之乡的珠江三角洲，戏班为了下乡方便，把演员、行头，一古脑安置在两条木船上，四处巡演，这些船只，叫做红船。所以当时的演员，也有人称为“红船子弟”。

内中只说有个著名戏班，名唤乐同春班，这戏班有两大台柱，一是正印小生金山平，另一个是正印花旦肖丽庄。两个都是当时得令的红伶，无论广州四乡，台脚都旺到加零一。这次两人搭档，那号召力之大，自然可想而知。班主邓瓜躊躇满意，独是金山平却如往常一样，全无喜色。原来宏顺公司老板邓瓜，早年同他签定合约，每年包银三千三百元，做足三年才能换约。金山平是个颇会享用的人，手头阔绰惯了，饮食衣着，样样讲究，戏班中人都说他抱着“四不主义”。什么叫“四不”？距离几步路，都非坐轿不可，这叫“不行路”；每逢下乡，必要搭火船拖带的渡船，从不肯搭驶艇撑篙的乡渡，这叫“不搭渡”；所有底面衣服，一律要丝绸制品，这叫“不穿布”；吃的东西，当然讲究精美，这叫“不食素”。从这个“四不”，也可见金山平的奢侈程度实在到家。只是他也有他的想法：自己苦捱半世，演戏红到发紫，却还有二十多年的“卖身契”拿在班主手上，挣来的钱，大半落在班主之手。他就把心一横，只求眼前受用，后事一概不想。因此他年薪虽有三千三，实际每年开支，连同孝敬各方面邪恶势力，应付大天二打单勒索在内，总要万元以上。这不足之数，只有尽量填写“卖身契”，挖肉补疮，过一时算一时。他这个“卖身契”，就是同班主续订合约，本来三年合约，延长到十年二十年，然后尽量借支上期薪金。不仅寅吃卯粮，简直是寅吃

午未粮了。金山平是当红艺人，每年替公司赚的钱，总有二三万之谱，班主算盘一敲，羊毛出在羊身上，并不吃亏，可怜金山平就此变成班主的奴隶，永远挣身不脱。

旧历七月十四，民间习俗举行盂兰会，各戏班都忙碌起来，为的是各乡在这节日，少不免请一台戏，热闹热闹。金山平和肖丽庄的荣华年班，接了中山县小榄的台脚，全班人马，正待起程。这天下午，红船的坐舱梁司理忽地看见一个脚夫打扮的人，匆匆进来，把两封信丢在桌上，回头就走。梁司理拿起一看，一封写着肖丽庄收，一封写着金山平收。梁司理是个乖觉的人，便知其中必有蹊跷，当场打开一看，赫然是顺德桂洲胡八贼帮的打单信，信中写明要借多少钱，末后便是一通恐吓的话，还画上一支手枪。两个红伶，每人勒索都是一万元，限期派人到桂洲某处茶楼讲数。梁司理看了，吃惊非小，持着这封信，飞奔找着班主邓瓜，告诉他如此如此。邓瓜看了信，眉头皱了起来，便问：“他两人看过信吗？”梁司理道：“他们还不知道。”邓瓜道：“如此还好，梁司理，你千祈不要泄露出去。”梁司理道：“为什么？”邓瓜道：“你不知道，如今我们已接了小榄的台脚，金山平却是最怕死的人，他知道此事，怎么肯去，这宗生意岂不是白白丢了。我决定不让他们知道，做完小榄这两台戏再说。”梁司理道：“这岂不是太冒险？”邓瓜冷笑道：“就让他二人冒些风险，又有何妨，反正标了参（掳走），也不关公司的事，他们自己会拿钱去赎的。”梁司理见班主说得如此决绝，心中虽然不快，却是无可奈何，只好再恳求道：“我们还是暗中派人去同贼伙讲数，先稳住那伙贼人，不然，红船开到顺德，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变

故。”邓瓜听了，觉得有理，点头答应。

当下梁司理怀着鬼胎，继续办理红船开行的事。

两只红船依期启行。一只叫“天艇”，一只叫“地艇”。地艇舱内全是演员歇宿的铺位，船顶架起葵棚，却是伙头、艄公、笃水鬼（水手）和衣箱杂架人员起居活动之所。船舱铺位最好的要算“十字舱高铺”，位在船舱中央，接近舱口出入道路。最差的却是暗不通风的“蚊窠”和贴近厕所的“尿缸”。照例，红船每年举行一次“执位”手续，先把舱位编了号码，再用拈阄方法，决定每人住的铺位。铺位定了以后，愿意转让的仍然可以转让。这一回，金山平拈阄时恰巧拈了个“尿缸”，另外两个跑龙套的却拈得个“十字舱高铺”，金山平哪里肯住“尿缸”，就用三百元作为赔偿损失，把龙套那个铺位换了过来，舒舒服服地住下。

红船开行到第二天，金山平偶然到舱面看看。只见一个煮饭叔，同炮楼上面的一个“炮手”争吵，这个说，你的污水泼了我一身；那个说，你是聋了耳朵，喊了几声还不闪开。这个“炮手”，一看就知是个鸦片鬼，捋手捋脚，在那里装模作样骂人。你道红船上怎会有炮手？只因那个时候，广东各地，随处都有绿林堂口，打单标参，家常便饭。戏班中的红伶，更是绿林的勒索对象。红船中人，为了保护自己安全，只好向“三武鹅五”求助。原来广州有一支福军，向有“三武鹅五”之称，就是摆开来成行成阵，却只有挨打的资格，没有打人的本事。虽则如此，这支“三武鹅五”却又有所谓“保商卫旅营”之设，专门替商人看守番摊馆、护送各乡轮渡，名曰“保护”，实则乘势又捞一把。艺人明知这不过是“三

武鹅五”，却也觉得比没有好些，于是在红船上搭起炮楼，每船由十二名福军驻守，这就出现了红船加炮楼的怪现状。

当下金山平看这个煮饭叔时，不是别人，乃是旧日邻居伍吉。便惊讶道：“吉哥也到红船来，几时到的？”伍吉见问，叹了口气道：“正是一言难尽！”金山平便拉伍吉到自己房中，坐下细谈。

原来伍吉世代务农，同父亲伍三在河南小港耕两亩瘦地度日。弟弟伍才却在太基头烟档做侍役。忽一天，河南大地主李用的打手神东，来找伍三，说李用要买这两亩地。伍三和伍吉商议道：“我家这两亩地，是几代祖宗辛辛苦苦留下的，不该在我的手里断送了。”一口回绝了神东。李用怀恨在心。一天傍晚，神东带了两个大汉，各持手枪，一涌进门，不问情由，就将伍三绑走。伍吉追出门去，被神东飞起一脚，踢倒在地，伤了肋骨，两三天不能走动。伍三自此就没有回来，有看见的人，说伍三已被神东推下江中，连尸首也没有了。伍吉奔去找着伍才，告知此事，兄弟两个，悲愤痛哭。伍才那时不过十七岁，一怒之下，忽然想起梁山水泊的故事，也不同哥哥商量，一个人跑到顺德，投入“大天二”胡八手下。原来这胡八在清末之时，也曾是个反清复明的会党人物，当日孙中山革命，曾利用过这一股势力，胡八也有过推翻满清的民族思想，干过些反叛满清王朝的事。辛亥革命以后，不少这种人物都归顺了民国新政府，可是胡八依旧占山为王，依然是个“大天二”。伍才哪里分得清楚，听人说胡八乃是“梁山好汉”一流草莽英雄，投奔入伙，就有机会替父亲报仇，他也就一头钻了进去，谁知却是幼稚的想法。他哥哥伍吉在

家中也存身不住，只好到南利烟厂做工，不想南利烟厂又给英美烟草公司抛出的冒牌“国货”挤倒，只好来到红船，当一名煮饭叔。

金山平听了他的诉说，少不免也叹息两声。

两条红船，居然平平安安来到小榄，在岸边湾下。这小榄是个有名大镇，鱼塘桑基，遍地都是，称得上鱼米之乡，却又是烟赌林立、盗匪横行的窟穴。孟兰节前夕，镇上一片热闹，烟赌也随着更加活跃。两条红船一到，便有许多小艇，纷纷靠近，也有卖生果的，也有卖粥品的。独有一只船特别古怪，舱内开设一档番摊，两档牌九，几个“赌媒”，正在那里赌得热闹。红船上有些烂赌鬼，看了一会，心头发痒，有几个便跳下艇中，番摊牌九，各随所好，赌将起来。只有金山平和肖丽庄悄悄上岸，找到一间冷僻的烟格，吸他们的鸦片。直到专管叫唤老倌打扮上台的“地方鬼”刘仔跑来催请，方才回去。

荣华年班在小榄做足两台，不觉旬日已过。亏得老倌个个卖力，看客颇是满意。不须细表。

此时七月将尽，红船回航，当夜四更过后，一弯黄月正从东山升起，红船静悄悄地掠过碧江乡，驶到韦塘，勒竹一带水路。梁司理一夜没有好睡，提心吊胆，嘴里暗暗念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若得平安回去，一定金猪酒礼，台前酬谢。正在不断许愿之际，忽听舱外“砰砰砰”地响起一串枪声，梁司理吓得从床上滚到地下，伏在窗口看时，只见三艘黑色的贼伙轮船，早已迫拢过来，拖带的小火轮随即停驶，两条红船里的人，都从梦中惊起，乱作一团。梁司理只

望炮楼上的炮手轰击，不想平日装腔作势的“三武鹅五”一听枪声，个个都伏倒下来，连头也不敢一抬，哪里说得上抵抗！

移时，贼人四面围拢，一面鸣枪，一面蜂拥上船。梁司理见不是路，慌忙跑进头舱，钻入衣箱里面，躲藏起来。

话分两头，却说金山平正在铺上抽着鸦片，一闻枪声，心知事情不妙，跳起身来，两头乱撞，却不知躲在何处为好。只见煮饭叔伍吉匆匆跑来，叫道：“平哥，贼人寻的是你，你这一身丝绸衣服，快都脱下，把我的衣服换上！”金山平百忙中也不暇客气，除了那内裤脱不得，身上所有光闪闪的丝衣服，都同伍吉对换穿了。伍吉道：“快到上面去，同艄公坐在一起。”金山平一溜烟走上船尾，伍吉随后跟了上去。只见满河都是电手筒的光亮，数十条大汉，持枪扳上了船，四面搜索，口里吆喝着：“金山平肖丽庄快出来！”

这时候，船上的人有些并排站着，有些一列几个端坐不动。贼人搜了一会，先把肖丽庄揪了出来，反剪着手，推下贼船。独独寻不见金山平。

船尾舵楼，此时挤着一堆人，伍吉、理发师、杂箱和两个龙套，并排坐着；金山平和艄公，扶舵站着，眼见贼人奔上走下，翻箱倒篋，金山平牙齿相打，索索地只是发抖。偷眼看那两座炮楼，那些“三武鹅五”，缩头缩脑，一堆儿躲在里面。贼人也不去睬他。

不一会，只见两个贼人，奔上舵楼来。前面一个，手内持枪，年岁在四十以上，满脸凶相；后面一个，年纪还轻，只在二十以下，生得牛高马大，两目生光。手里电筒四处乱照。那中年贼人，一到舱面，便先向炮楼放了两枪，大约是示威